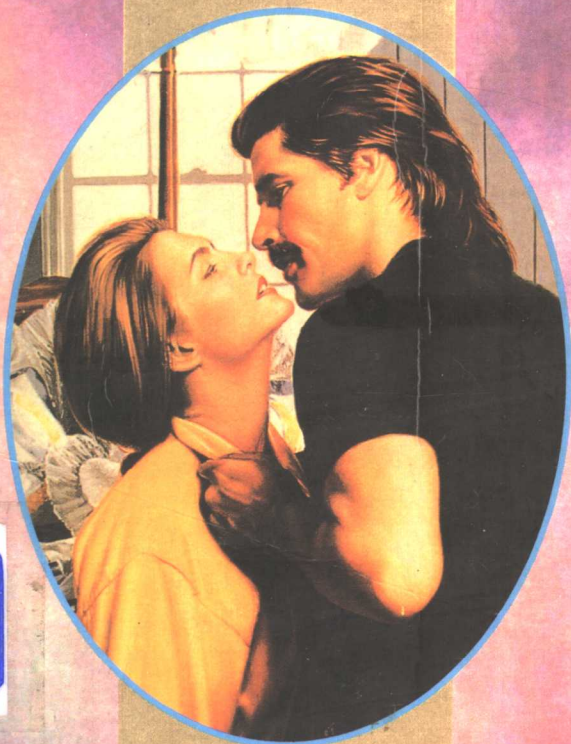




KISMET® *Romances*

同根苦恋

Hannah's Hero



[美] 丹尼斯·理查兹/著 子柳/译

DENISE RICHARDS

情望浪漫小说

I 712.4
329-c₂

同根苦恋

[美] 丹尼斯·理查兹 著

子柳/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40221/12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3 年版译出

同 根 苦 恋

[美] 丹尼斯·理查兹 著
子 柳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ISBN 7—5407—1696—7/I·1092

定价: 7.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封面设计	审读编辑	组稿编辑	责任编辑
林晓鸿	朱寿兴	莫雅平	刘春荣

- KLSMET™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现已在中国注册。
- 本书版权所有,书中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改编或摘录,侵权必究。
- 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相似,实属偶然。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5)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5)
第 四 章	(39)
第 五 章	(51)
第 六 章	(65)
第 七 章	(78)
第 八 章	(91)
第 九 章	(111)
第 十 章	(123)
第 十 一 章	(136)
第 十 二 章	(149)
第 十 三 章	(165)
第 十 四 章	(180)
第 十 五 章	(192)
第 十 六 章	(206)
第 十 七 章	(222)
第 十 八 章	(236)

引 子

“桑切斯恫吓说要报复。”那个金发的高个子白人看来应该去《GQ》杂志做封面人物，他实在和德克萨斯南部这条被人遗忘的高速公路尽头的肮脏的小餐馆不相配。为了让那两人能够多买一点食品，女侍者微微犹豫了一下，才把他的咖啡杯加满。真倒霉！

“报复那些人吗？”凯恩仅仅咬了一下牙关，棱角分明的下颌肌肉抽动了一下，表示他在听着。在这座边远荒凉的小镇里，他看上去要显得自在一些。他深色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其中掺杂着一缕缕灰发。他皮肤的颜色看上去像精制的皮革一样，浓密的小胡子挡住了整齐的牙齿，黑色的眼睫毛掩盖了眼睛的蓝色，但掩盖不住眼中的精明感觉。凯恩·麦科德很容易与周围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如此。

“不。他说如果汉纳打算出庭作证，他就不会让她活到那个时候。”奥斯丁·李·哈德威观察着对面的凯恩，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内线说，桑切斯认为，他必须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否则他的威信会受影响。”

“报复，该死的东西！”凯恩用他长长的手指握紧那只崩口的咖啡杯，“他杀了我的兄弟还不够吗？这个杂种还想干什么？”

“冷静些，老朋友。”A·L·（即奥斯丁·李·哈德威的缩写字母，下同——译注）的蓝眼睛把餐馆扫了一圈，看看是否有食客注意到凯恩的吼叫。“汉纳是唯一的证人，只有她的证词可以击溃他。假如她甩手不管……”他耸耸肩，已经没有必要把话说完了。

凯恩把杯底残剩的咖啡喝完，伸手到旧牛仔褲的口袋里找零钱。“我们走吧。”

德克萨斯州的罗可市，这个地名取得真是恰当（罗可，英文为Loco，意思是“发疯的”——译注），住在这里真是要叫人发疯。它离墨西哥边界只有3英里，仅仅是南来北往的旅行者的加油站而已。那些往北走的是去找工作的人，往南走的是梦幻破灭的人。

于是，这里就有了凯恩要对付的某一类旅行者，那些需要一个僻静的地方来交换东西的旅行

者。凯恩进入缉毒警署已经13年了，在最近10年里，他一直在像罗可这样的地方工作，禁止罗伯特·桑切斯那样的人从事他们的买卖。

“审判什么时候进行？”凯恩带着A·L·走下大街，朝他在路普车库租用的一间小房走去。

“3周之内。他很快就要采取行动了。”A·L·仍用低低的嗓音答道。当他们两人踏上公寓前那东倒西歪的阶梯时，他睁大了眼睛。“这和我们在这里的行动计划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胡帕察觉到我对你透露了，那我就有事可做了。”

“我要撤走。”凯恩用右手推开身前的门，两个人在进入那间残破的人楼之前本能地在门两边做出防卫姿势。“你和胡帕决定吧。”

“不行。”这个金发白人在房中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房子里到处是报纸和脏衣服，“警署不会答应。你太固执了。”

“他们真见鬼！”凯恩匆匆把一些衣服塞进一只橄榄绿色的斜纹布行李袋里，“我为这该死的警署献出了一切，连我整个人都交给了他们。”虽然布满灰尘的窗口使室内光线很暗，但凯恩眼中的意思还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胡帕并不清楚所有的事。”

“我们自己来处理这事吧。”A·L·知道这话并没什么用处，他理解他的朋友为什么发怒。

“对，就像你对塞思的保护一样。”凯恩反唇相

讥道，虽然他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你忘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兄弟死了，这些年来，他正在墓中腐烂。我要去照顾他妻子。”

“去吧，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会对胡帕说清楚的。”A·L·跟着凯恩走出房间，门也懒得再关上。凯恩·麦科德没有什么财物留下来，并且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第一章

汉纳·麦科德把她的棕色头发又梳了一遍，然后在脑后扎成她平时喜欢的马尾辫式样。她懂得她应该剪掉它，对一个31岁的女人来说，让头发长长地垂到腰上已不合适了。但总有一些想法使得她住手，有时是由于她自己的虚荣心，有时是由于回忆起塞思的手指在她的头发里抚摸的情形。

“来，迪奥吉，我们去看看是否可以捡一些蛋做早餐。”汉纳招呼睡在她脚边的那条已经老了的罗特威尔牧羊犬。

早晨的空气显示，今天又是一个不合季节的温暖天气。11月了，寒暑表仍爬向了高高的70华氏度。汉纳匆匆地进入鸡棚，到草堆里去找鲜蛋。她先扔了几把饲料在地上，这并不是说她胆小，只因为鸡群在外面时她找蛋更方便些。

在一般情况下，她并不在意这每日必需的，能使她那几只家禽健康并多多生蛋的程序。当她发现需要逃离给她带来痛苦回忆的阿尔伯克基市的时候，她祖父母的农庄正是最佳的去处。她的祖父5年前就死了，祖母享有这些财产的时间也不长。汉纳同意接手这座汉逊城的第一个农场后不久，她祖母就像所有新嫁娘一样，急急忙忙地到日落国报到了。

汉纳喜欢独自一人生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早晨她老是感到有人在她身后偷看。她曾试图说服自己，那只是她自己犯傻了，但是她还是细细检查了场院里的每一个角落。后来，就出了奶油蛋糕消失的事。

“怎么啦，朋友？”汉纳弯下腰，抚摸着在她身边那只嗥叫的狗的强壮的脖子。迪奥吉是塞思在他们两人结婚1周年时送给她的礼物，10年后，它仍是她坚定不移的伙伴和丈夫遗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可能是只野鸡。去，抓住它！”

迪奥吉扑向房子南面那一片小小的玉米地。几秒钟后，它猛烈的嗥叫变成了惊人的哀鸣，汉纳感到后颈上那美丽的头发竖了起来。她扔掉手中装蛋的篮子，飞快地跑上通往后走廊的阶梯，冲进厨房的食品室。

塞思进入警界之后，他就逼她学习安全地使用

他在这间房子里的各种枪械。她也试图去与他分享他的爱好，但是，她对枪的兴趣仅仅是为了加固他们之间那逐渐变得脆弱的结合力所作的无力的努力而已。后来，由于她单门独户地远离城市住在这里，又有好几次类似的情况，所以她也开始喜欢这方面的知识了。汉纳快速地把子弹压上膛，又从楼梯跑回来，走到那片一览无遗的玉米地旁：“谁在这里？出来！”

回答她的只是高高的草丛传来的沙沙声。“迪奥吉，好朋友，到这里来。”

那头高大的黑狗从正在枯萎的草杆中走出来，颈背上的毛仍竖立着。在听从女主人的命令之前，它扭头朝玉米地又看了一眼。

由于枪很沉，汉纳裂开了嘴巴。自从塞思死后，她一直没有训练，手中拿着武器使她很不舒服。“如果你懂得怎么做才对你有好处，你就从我的地里滚出来。”汉纳看看四周的房子，那是从高速公路干道上跑下来的流浪者最理想的藏身之所。“我已给本城的司法官打了电话。”

迪奥吉在被拖回房子时不停地叫着，但汉纳不想让它单独出去了。它真蠢，不过这条狗也真是太老了，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她可不能让它发生什么意外。

“爱利……”她拨通电话，然后轻轻地对话筒

说，“我想，有人正在玉米地一带捣乱。”

对方匆匆地讲了几个字，电话就挂断了，她知道他已经上路了。有一个司法官做好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得到可靠的服务。她匆匆地检查了屋里所有的锁。与警察在一起生活多年，教会了她必要的安全常识。她把后门拴死，然后坐在餐桌旁等候爱利。

这个星期，她已经两次感到夜里有人在她的房子里活动了。她最终确信那是郊狼，后来奶油蛋糕又失踪了。爱利认为那是迪奥吉做的，不过汉纳知道，这条狗根本不理睬甜食，尤其对有牛奶软糖酱的双色巧克力蛋糕更不感兴趣。汉纳认为，无论迪奥吉如何了不起，它也不可能打得开冰箱。

不，这房子一带肯定正在发生什么奇异的事。半夜里，流水声也可能把她惊醒。当她在屋中穿行时，会时不时嗅到古怪的气息，一种女性心理的直觉告诉她，在这里，她不是单独一个人，这个直觉使她愤然。

她认真地考虑过冲进玉米地去与那个敌手抗争，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物。如果在几年前，当她比较年轻并对将来充满信心时，她不可能这么勇敢。现在，她已经知道，所谓将来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只有今天才是现实，而明天则是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

地下室里传来一下轻微的嘀嗒声，使她从她那病态的人生思索中惊醒。她穿过厨房，把耳朵紧贴在地下室门上，又是一下嘀嗒声。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地下室。想到竟真有人侵入她的家里，她怒火冒了起来。

体重只有120磅的汉纳把她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了才把挣扎的迪奥吉拖进食品室里锁起来。她悄悄地打开地下室的门，她的隐居生活已被侵犯，她实在不能耐下性子等待爱利。不，让“不要”等着去吧。

她顺着木梯摸索着走下地下室，一股淡淡的霉味冲进她的鼻孔。她已有好些日子没来这里了。一只蜘蛛已经横过楼梯在上面拉起了它的网巢。她用枪管捣烂了那柔弱的蛛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地走进黑暗之中。

电灯开关在楼梯底部，她不禁为她一直懒于重新布线而喃喃骂起来。她一定是发疯了，才会在这黑暗中摸索，她的双掌泛起一层细密的汗珠，手掌中的枪滑滑地握不紧。再走几步，她就可以摸到电灯开关了。她在穿着牛仔裤的大腿上，将她的手掌揩干，重新握好枪，这样，她心里觉得踏实了一些。

她的手指摸索着寻找开关，墙上坚硬的石头刮伤了她的指节。随着一声轻柔的咔嗒声，地下室立即一片明亮。由于炫目的灯光，她眯斜着双眼，两

只脚稳稳地站在最底下的一级阶梯上。“出来吧，小家伙。”

这时，在寂静中，她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她已把他吓跑了吗？或者他正准备开溜？“我知道你在这里。”

“你好！汉纳。”一道柔和的声音使她心里的害怕变成了纯粹的惊骇。

汉纳迅速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她眼前，她不相信地张大了眼睛。她感到天旋地转，她挣扎着轻呼：“老天爷！”随即失去了知觉。

凯恩一手扶着枪，一手扶着汉纳，把它和她轻柔地放在脚前躺下。对于她看到他时的反应他一点也不奇怪，当你发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出现在你的地下室里，那确实是惊人魂魄的。“汉纳，醒醒。”

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她脸颊上细腻的肌肤，然后掠过她丰厚的嘴唇，抚着她的耳廓。真有趣，他从来没有想到她会变得美丽如斯。

厨房传来的声音把他从回忆中惊醒，他迅速关掉电灯，悄悄地摸回他在地下室里隐身的角落。他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他的出现。

“汉纳！”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楼梯上传了下来。从他藏身的地方，凯恩可以看到汉纳开始蠕动。

“爱利！”她叫道，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沙哑，“我

在下面这里。”

几秒钟后，一个高大的黑发男人把汉纳放到臂弯里，然后把她抱上楼梯去了。看到她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这种未料到的扫兴事使凯恩咬紧了牙关。他到底怎么啦？那可是他弟弟的妻子啊！

甜蜜的小汉纳已经不小了，不知她是否仍然甜蜜？该死的，他想这个干什么？

他仍然记得，当塞思在感恩节第一次从学校把她带回家时，他因她激动得气也喘不过来。她一直是学校女生中的佼佼者，除她之外，他不再想望任何东西。她修长的大腿被牛仔裤紧紧包着，外罩宽松的超大毛线衫，表明了她是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她柔顺的棕色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马尾辫，奶油般的脸上洒落着浅淡的雀斑，这使得美如天仙的汉纳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透过他有意表现的强悍，她看到了他柔弱的本质，虽然他一直试图自我重塑。禁毒警察不允许脆弱。看到她那天真纯洁的样子，他故意说话严厉，举止粗鲁，任何其他人大概都会因为他的态度而却步，但是，汉纳每次在他父母家中的过道上与他擦肩而过时，她坚持不懈地捕捉他那一瞬即逝的笑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感恩节的次日，他终于发现了逃避她的方法。

当时他父母带他祖母到公园为他祖父扫墓去

了，塞思正和一个高中同学打篮球，汉纳感到孤独，百无聊赖地走下楼梯。她身穿一件有点透明的睡衣，头发散披在肩上，柔和的棕色眼睛睡意朦胧，走路的步子很具诱惑性。这对于一个为这双眼睛彻夜未眠的，已经成熟的男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抑制。他把她搂进怀里，也不管她如何吃惊不已，就吻住了她的双唇，直到他感到他们两人都融进了地毯里才罢休。

“你长大以后再回来，”他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他感到了她的气愤，虽然这种冒犯在她的预期之中。他看着她跺着脚跑出厨房。从此之后，直到她嫁给他弟弟前一天，他再也没有见过她。

现在，10年过去了，他的弟弟已被暗杀，这个男人有责任照看这个寡妇，挡在汉纳和复仇的毒贩之间的只有凯恩，一个已死了8年的人。